



西南联大原校址离我的工作单位不远，跨过两条小街，进入现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便可瞻仰校园东北侧由闻一多篆额、冯友兰撰文、罗庸书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在这块文采斐然的纪念碑背面，刻有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姓名，共计 834 人(实际有 1100 余名)。遗憾的是，我在这块碑上没有看到最令我眼热的一个名字——穆旦。这个既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又当过联大助教，还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诗人，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总是令我一再怀想。

我一直想弄清穆旦投笔从戎的真实原因。1942 年，滇缅战场开辟后，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西南联大掀起又一轮从军热潮，穆旦是留校的青年教师，却自愿报名参加远征军。那时他刚 24 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大可过安稳的生活，潜心写诗做学问。但穆旦从军心切，通过自己一个亲戚和联大知名教授吴宓的引荐，才得以加入远征军。

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青年诗人们，大都很崇拜现代诗人威斯坦·休·奥登。1937 年，奥登曾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发表过长诗《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奥登那样呢？要知道，穆旦不是一个只顾打磨诗歌技艺的象牙塔里的诗人，他的思想活跃得多，也复杂得多。作为一个生活在战争年代的诗人，他抓住了时代的主要矛盾：抗日的滚滚铁流。还在从军以前，他就写出了“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他的诗人的激情让他渴望在“国破山河在”的艰难岁月里，要“像大旗飘进宇宙的洪荒”。

42 岁之前，每次回老家凉州，我都觉得凉州这座古老的小城荒凉、落后、保守，一点都不现代化。我老家的同学、朋友满口都是土得掉渣的凉州话。凉州话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偶尔去山西大同一带，能听到相似的口音。可能是北魏时从凉州迁去的 3 万户十几万人的遗韵。再就是去新疆，在辽阔的北疆，你总是能听到周围有说凉州方言的人，有时能从卡拉 OK 的歌声中听到浓浓的凉州腔。但这些声音都是散落在各处，没有聚成一个区域。从小说惯了凉州话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很难改变自己的发音。我认真地体会过，凉州人说话基本是丹田发力，所以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像是吵架似的。

我爱人和孩子刚到凉州乡下生活时，每天清晨都会被一阵吵架声惊醒。她便问母亲，是谁和谁在吵架。母亲听了听外面的声音说，没有啊。我爱人说，您听，妈，她们不是在吵架吗？母亲又听了半天说，噢，没有的，她们在喧嚷呢。有一天，我爱人又听到她们的“吵架声”，便出去看。我家北边邻居家的嫂子在打扫院子后站在庄门上，与我家南边邻居家的嫂子在说话。两人各拿着一把扫帚，两人的距离有二三十米。她们大声地说着话，如同城市里门对门的邻居在拉家常。

对于我们那些说了几十年凉州话的人来讲，方言是很难改的。舌头不仅宽了，还直了，就与凉州大地一样宽广，与白杨树一样笔直。我们不会说儿化音，因为舌头不习惯弯曲。我们说话时是从丹田发力，而别人是用嗓子和自然的气息说话。我们学着别人说话，发现声音就不是自己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前后鼻韵不分。你听东北人和北京人说话，特别快，很多卷舌音，而凉州人是说不快的，能说快的凉州话就不是丹田发力。久而久之，我们凉州人的舌头就对卷翘生分了，声音变得直直的、平平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凉州话是这样一种说话方式，恨不得令全身发力，声音很大……我想，这与我们那片土地有关。18 岁之前，我只看到辽阔的平原，无穷无尽，无论如何都到达不了它的边界。只有西南方，是遥远的祁连山，据说要走 3 天才能到达它的脚下。18 岁那年，我坐着火车去拜谒了祁连山，我看到更为无穷的远方。所以，大多数凉州人就是在这样的平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今年初夏，应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文旅局之邀，我来到这座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穆旦是嘉兴海宁人，我想去海宁看看。没想到人们告诉我，穆旦虽然祖籍海宁，但与海宁查氏家族(穆旦原名查良铮)并没有多少关系，他甚至都没有回过一次海宁。不过，嘉兴有不少穆旦的研究者，其中还有查氏家族后人，对穆旦的家世谱系研究甚深。

查玉强是个年过七旬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自言除了没当过兵，从事过几乎所有的行业，现在嘉兴闹市区自办一家占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的“嘉兴五四文化博物馆”，潜心研究地方文化，传承先贤功业。在海宁查氏谱系中，查玉强还高穆旦一辈。从清康熙年间起，查氏族人或以入仕，或因经商陆续汇聚到北方重镇天津。1918 年 4 月，穆旦出生在天津北马路恒德里查氏家族老宅。虽然从小在北方长大，穆旦及其家族的人，却认定自己的祖籍在海宁，连穆旦在自己的履历表中都这样填。

我还是希望去海宁看看。从南湖到海宁，一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洋房栋栋，仿佛行进在一个大花园里，已看不出城乡差别。查玉强说穆旦的祖籍在海宁袁花镇，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穆旦祖宅的痕迹了。倒是海宁另外两个名人金庸的故居和徐志摩的墓值得一看。我问穆旦和金庸生前有无交集？查玉强说，他们年轻时各自天南地北的，无缘谋面。倒是多年以后，曾有记者问金庸，对徐志摩和穆旦的诗歌怎么看？金庸很谦逊地说：我对新诗没有研究，志摩又是

原上耕作、生活、说话的。小时候，我们在村子南边玩，母亲把饭煮熟后，就站在家门门口喊我们的名字，几百米外都能听到。我们立刻就出现在母亲的视野里。母亲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就这样喊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的声音也就大了。在凉州城里生活的人们，虽然不像在乡村里那样说话，声音变得柔和了，但声音依然很大，舌头依然很直。声音是另一种心相，另一种面相。凉州话也同凉州的大地一样，宽且直，不会变通。我与许多人交流过这个话题。他们说，你们凉州人最早是过着游牧生活，自古就是畜牧甲天下，后来又是大片的农田，所谓金张掖银武威，不包吃不穿，所以百姓安居乐业，自以为是天下最好的地方，心里是实的；二是凉州人基本上不流动，所以语言一致。

后来我研究伏羲文化，发现祁连山乃伏羲八卦中的乾山，昆仑山乃坤山，当金山乃兑金山。这里曾经生活过的古羌人、月氏人、匈奴人有着共同的特征，因为这里在西方，五行属金，气候寒凉，所以汉代时把这里命名为凉州。

当我发现古人的智慧后，对凉州有了另一种认识。从那以后，我回到凉州，看见的都是凉州的好。那方言成了世上绝美的语言。这里的人还保持着古老的人间情谊，这里的人还顾脸面，还在乎自身的行为受到邻居、乡村和社会的评判，还守护着古老的伦理。

早晨起来，我在这座城市里漫步，阳光是那样地悠闲，人们坐在街边吃面皮子和米汤油馓子的情景仿佛隔世。晚上，我在街上行走，想象年轻时骑自行车半个小时从东走到西。城市在扩大，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它很适宜人居住。我的兄弟们还在家里规矩地做饭，我的父亲还被他们用心地赡养。他们忍耐、牺牲、宽容、负重前行。

我爱凉州这座小城。它有情有义，它阳光温暖，它有根有脉。

我与一座城

每一只鸟，都是一把钥匙

邢卓然

蓝天，也是可以打开的，每一只鸟，都是一把钥匙。

老鹰能打开雷电的锋利，鸽子能打开白云的翅膀，喜鹊能打开牛郎星与织女星的婚房。

我要随着百鸟到蓝天走亲戚，这一大把钥匙，不知能否打开太阳的心脏，月亮的国房，还有伊的心房。

战火中的诗人

范 稳

我表兄，他和穆旦的诗我哪里敢评价。足见金庸对两位诗人是很敬重的。

查玉强的私人博物馆里收藏有一幅穆旦的书法作品，据说是穆旦唯一留存于世的毛笔字。略带个性色彩的楷体字，大体可见其家学功底。穆旦虽出自大家族，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然式微。穆旦小时候家境不好，他聪颖好学，刻苦用功，一路读进南开中学，再入清华大学，进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和翻译家。

我们说见字如面，而读一个诗人的诗，则更应知其人。当下研究穆旦的著述不少，仅穆旦的个人传记就有好几种。在查玉强的博物馆，我见到了嘉兴诗人、学者邹汉明，他刚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在学界和文坛反响甚佳。邹汉明潜心研究穆旦近 20 年，从穆旦的人生行状、诗歌创作以及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入手，全面还原了一个鲜活可亲的穆旦。至少对于我来说，穆旦过去是个遥远的背影，现在他转过身来，沉静地向我们微笑。

穆旦当时虽为西南联大助教，但薪资不高。抗战最为艰难时期，昆明物价飞涨，穆旦一月的薪水不过 100 元，而 1940 年昆明一石米的价格就要 120 元。一个贫穷困顿的青年诗人，穿着简陋的粗布衣衫，踟蹰在昆明的街头，为是否该买一本稿纸而犹豫(那时一份新闻纸就要 1 元钱)。现实给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是他人生的幸与不幸。

青春本是一场盛大的演出，一个注定要成



在江南，瓜果上新速度快，樱桃、枇杷还未彻底歇市，杨梅就悄悄红了枝头，又鲜又嫩的水果轮番袭击舌尖。我对东魁杨梅有“偏爱”。摘杨梅和吃杨梅都是深切的记忆。浙江东南，凌晨 4 点多钟，就被漫山遍野晃动的灯火照亮了。深胭脂色的东魁杨梅还酣睡在枝头叶间，就要被辛勤的梅农们小心翼翼地请进箩筐。满坡的梅林苍翠浓密，烟雨湿润，气息迷人。万点绛珠垂坠枝头，颗颗红得是那么鲜艳，紫得是那么深邃，仿佛诉说着整个夏季的甜蜜和深情。采梅的人们腰间挂着竹篓，头上扎着矿灯，灵巧地攀上树杈，娴熟地展示着“猴猴摘”技法，偶尔，惊动了几只过夜飞鸟，拍着翅膀腾空而去。

夕阳的脚步变得踉踉跄跄的时候，二号门外的小学校敲响了当天的最后一遍铃声，小区的树梢挤满了叽叽喳喳彼此问候的麻雀，一群常在此地活动的“棒棒”开始拖腔拖调地吼起“太阳落土往下梭”“风吹石头爬上坡”，预告一天的劳作就要收工。

一切的动静，仿佛都是二老师眼中的开工号令，他急不可耐地催促陈爵三：“开始！开始！开始！”陈爵三收起讪讪的表情，一本正经说起了开场白：“锦绣城，人打堆，龙门阵，接着吹；今天不说重庆城门九开八闭，单说锦绣城社区一号门前的烟火气。”

二老师自称卧龙岗上散淡的人，平日潜心研究“鲲鹏”“乌狗”等物，偶尔涉猎“约德尔”唱法。有一回翻家谱翻到一位祖宗大名陈爵一，拍案叫绝，深感折服，由此自号陈爵二，为子命名陈爵三。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心有千千结，曾拥有许多忧伤、许多寂寞、许多欲说还休，然而那夜在一号门前的小板凳上一坐之后，从此清静了。

他的印象中，白日子里有一搭无一搭的“磨剪子抢菜刀”让一号门前的广场愈加空旷，傍晚时东一坨西一坨的摆手舞芦笙舞象脚鼓舞让广场人气十足。“五一”前夕，他突然发现，仿佛一夜之间，广场上冒出了几十家夜市摊位，火锅、串烧、烤广东河粉、扬州炒饭、柳州螺蛳粉……二老师本来勤于研究，他的眼睛和脚步忍不住穿过攒动的人群和明亮的灯火，寻找到了夜市兴起的原因——广场的边上，立着一圈易拉宝，有的写着“发展夜经济，点亮烟火气”，有的写着“免罚清单制度”，有的写着“关于支持夜市经济的十条新举措”……

二老师点了一瓶啤酒，一份小嬢嬢葱油饼、一串小姐姐烤肥肠，吃饱喝足后就地躺起了调研。他得知，卖炒粉的是从沿海返乡的创业人员，卖卤菜的是一对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情侣，卖手工艺品

大器的诗人，必定要站在宏阔的舞台上，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必须“在现场”。战火的硝烟不断催生着诗人的报国情怀。清华大学辗转迁徙至长沙临时大学时，穆旦身边的部分同学放弃学业，直接投身抗战第一线，又经过数千里徒步从长沙到昆明，再到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在“跑警报”躲避日机轰炸中求学。山河破碎，国恨家仇，一个生性敏感、内心丰沛的诗人怎能置身事外？“凡是优秀的都出去当兵了。”这是多年后一个西南联大从军学子的回忆。对西南联大校史颇有研究的作家张曼菱曾这样评价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当挑战来临，最先站出去的，作出实际反应的，总是那些最优秀的人……苦难和考验最先选择的总是那些优秀者，他们比任何精英都纯粹。”穆旦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在史诗性的抗日救亡中，他早就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个主动将自己融入抗日洪流诗人，是那个时代最无畏的“桂冠诗人”，集隐忍的浪漫冒险精神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炽热的爱于一身。他不是西南联大以写现代诗著称的“白马王子”，更不是不问家国大事的一介书生。他忧愤而多情，勇敢又浪漫，同时，他内向深沉、不善言谈。邹汉明说穆旦不是一个会讲课的好老师，在西南联大的诗社里他也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他的一双无邪的眼睛总是充满善意，让人感受到他的“丰富”。这个诗人总是用他火热的眼眸关注着家国、社会、人生，以赤子之心和浪漫情怀投身于国家民族的救亡与振兴。奔赴滇缅战场让他吃尽苦头、九死一生，他奇迹般地从野人山这个人间地狱里捡回一条命。诗神缪斯还需要他活着，让他为我们留下一段传奇和一篇传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作为一名战争年代的现代诗人，穆旦不仅仅是一个呐喊者、参与者、思索者、抨击者，更是一个书写者、记录者。他的诗名注定要用战火和苦难来锤炼。而他丰赡的诗意书写，为我们最生动地诠释了一个中国诗人“上马能杀贼，下马会赋诗”的豪迈与浪漫。

最是杨梅滋味长

朱真伟

山坡的一块平坦地面上，挤挤挨挨，排满了箩筐。箩筐里堆满了比乒乓球还大的杨梅鲜果。成排成排的杨梅，在晨光熹露之际，鲜艳夺目，颇有杨万里笔下“玉肌半醉红生栗”的效果。这些箩筐里的鲜果，马上就要被送到工坊，进行科学分拣，分类包装，保鲜快运。长三角地区当天就能入口品尝，即便是路程稍远的地区，第二天上午也可准时送达。现代的物流，足以实现大家对美味的追求和需求。

表哥挑着满满的箩筐，悠悠悠闪出林子，笑着说：“都还活的，带着魂呢。”享受一下稍纵即逝的鲜香味道，第一时间，不可多得。我捡起乌紫圆润的一颗，轻轻咬开。瞬间，汁水奔涌，厚实绵柔的果肉仿佛凝脂，蜜霜样鲜甜而浓烈，混合着若有若无的酸，层次分明，余韵悠长，真的是妙不可言。看着我的惬意相，表哥说：“小时候我们都嫌杨梅酸，没想到现在品种好，连叶子的气味都觉着是甜的。”

江南的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杨梅的滋味好，是无与伦比的，它上市时间短，似乎一夜之间就紫了、熟了，又似乎一夜之间就踪迹难寻。给舌尖留下的，满满都是回味和追忆。

前向摊主们发起相关话题，比如泡菜坛生花后有很多种处理方式，而最佳方式是往坛里放入炒香的干胡豆，等等。今年夏天，重庆格外热。然而一号门前的夜市仿佛跟天气较上了劲，天越热，人气越旺，地摊生意持续向好。弄得所有老板见到二老师，无论男女，眼神一律都是“风含情水含笑”。

暑假临近的一天，一号门前的“第一家地摊火锅”来了一群特殊顾客。他们是陈爵三学校隔壁的药学院学生，全部来自老挝等国，因为关注了“把夜熬穿”的直播，结伴慕名而来。二老师听说他们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且是药学专业，当即发起一个话题：中国四大名著里的中医药知识。当陈爵三架起摄像头的时候，二老师从《红楼梦》里的冷香丸开讲，讲《西游记》里悟空悬丝诊病的寸脉、关脉、尺脉及七表、八里，讲《水浒传》里蒙汗药的原料可能是曼陀罗花，讲《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人染沉痾”从糜粥饮和药服到肉食补猛药治到病根去人得生三部曲。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颌首时而发问，时而大笑，现场人气旺，直播间里点赞一片。

上周三是二老师生日。晚上 10 点，他坐在那家烧烤摊前，正要自斟自酌。突然一声“生日快乐”，烧烤摊附近十来个摊位的老板都过来向他敬酒。在一串串“感谢引流”“感谢带火”的感激声中，二老师舌头僵硬，一遍遍重复着“你们干了，我凭良心喝”。

晚上 11 点，二老师歪歪倒倒走到一号门，一脸正色地请教门卫：“师傅，请问二老师住几栋几楼？”门卫早已熟悉他，但还是喘详了一阵，才一脸正色回复道：“你就是二老师嘛！”“我知道我是二老师，关键是我住几栋几楼啊？”

近年来几次健康体检，都被查出胆固醇偏高、轻度脂肪肝之类“小毛病”。每次医生解读体检报告单，总会认真叮嘱：平时要管住嘴、迈开腿。道理虽懂，可就是不能真正管住、迈开，更难以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管住嘴，迈开腿”，乃养生箴言，蕴含着能量平衡、代谢调节的科学道理。其关键在于控制能量摄入，尤其是高糖、高脂肪的食物摄入，同时以运动增加能量消耗，减少脂肪累积，给体内的“坏脂肪”来个“节流开流”，从而降低罹患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忽然想到，若将“管住嘴，迈开腿”比作廉政勤政，也颇为妥帖。“管住嘴”，可诠释为廉政中的克制贪欲、严守法纪。“迈开腿”，可比拟为勤政中的深入实际、奋发作为。假如一个官员能够“管住嘴”和“迈开腿”，或可成为一个廉政勤政、政治生命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好官员。

“管住嘴”，看似容易，实则很难。人之口舌，生而贪食，贪恋盘中美味，贪闻杯中美酒，庶成食欲之渊藪。管不住嘴，是当下不少官员违规违纪的缘由之一。清廉的堤防溃于蚁穴。正是酒席上的推杯换盏，每每使公权的堤坝悄然坍塌。不少腐败，从“舌尖上的腐败”开始并蔓延。当然，要做到清正廉洁，仅仅管住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管住手——不乱听、不乱拿，更要管住心——不迷失、不忘本，始终坚持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祛除非分之想，经得起各种诱惑和考验。

如果说“管住嘴”是固本清源，那么“迈开腿”则是舒筋活血。养生之道，在于气血畅达、筋骨强健，皆赖一个“动”字。养生如此，为政亦然。为政者若久困于文山会海、深锁于官衙深院，则如树根离土，必会逐渐衰弱。迈不开腿，所谓“调研”就会沦为走马观花，“下基层”或会异化成形式主义表演，汇报材料里描绘的美丽场景，很可能是精心粉饰的空中楼阁。而真正“迈开腿”的勤政，必然是双腿深深扎进土地，身上沾满烟火气，具有洞察世情、解题答题的能力。焦裕禄跋涉在兰考的风沙盐碱地上，孔繁森路过雪域高原的沟沟坎坎。“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唯有脚踏实地、身临其境，才能体察民情、体恤民瘼；只有抛洒心血、挥洒汗水，方知“急难愁盼”如何化解。

“管住嘴”与“迈开腿”同等重要，不可或缺。光“管住嘴”，清廉自守却少有作为，所守之“清”或成僵化枯槁的死水。仅“迈开腿”却心中无戒尺、嘴上无节制，所举之“勤”则易滑向劳民伤财的歧途。唯有二者紧密结合、相互砥砺，廉政清明之气方可浩荡不息，勤政务实之风才能发扬光大。正如树木生长，根系深扎以汲取养分，枝叶劲舞以拥抱阳光，即“本固而后枝荣，根深方能叶茂”。

金台随感

对美味的追求和需求。

表哥挑着满满的箩筐，悠悠悠闪出林子，笑着说：“都还活的，带着魂呢。”享受一下稍纵即逝的鲜香味道，第一时间，不可多得。我捡起乌紫圆润的一颗，轻轻咬开。瞬间，汁水奔涌，厚实绵柔的果肉仿佛凝脂，蜜霜样鲜甜而浓烈，混合着若有若无的酸，层次分明，余韵悠长，真的是妙不可言。看着我的惬意相，表哥说：“小时候我们都嫌杨梅酸，没想到现在品种好，连叶子的气味都觉着是甜的。”

江南的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杨梅的滋味好，是无与伦比的，它上市时间短，似乎一夜之间就紫了、熟了，又似乎一夜之间就踪迹难寻。给舌尖留下的，满满都是回味和追忆。

前向摊主们发起相关话题，比如泡菜坛生花后有很多种处理方式，而最佳方式是往坛里放入炒香的干胡豆，等等。今年夏天，重庆格外热。然而一号门前的夜市仿佛跟天气较上了劲，天越热，人气越旺，地摊生意持续向好。弄得所有老板见到二老师，无论男女，眼神一律都是“风含情水含笑”。

暑假临近的一天，一号门前的“第一家地摊火锅”来了一群特殊顾客。他们是陈爵三学校隔壁的药学院学生，全部来自老挝等国，因为关注了“把夜熬穿”的直播，结伴慕名而来。二老师听说他们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且是药学专业，当即发起一个话题：中国四大名著里的中医药知识。当陈爵三架起摄像头的时候，二老师从《红楼梦》里的冷香丸开讲，讲《西游记》里悟空悬丝诊病的寸脉、关脉、尺脉及七表、八里，讲《水浒传》里蒙汗药的原料可能是曼陀罗花，讲《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人染沉痾”从糜粥饮和药服到肉食补猛药治到病根去人得生三部曲。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颌首时而发问，时而大笑，现场人气旺，直播间里点赞一片。

上周三是二老师生日。晚上 10 点，他坐在那家烧烤摊前，正要自斟自酌。突然一声“生日快乐”，烧烤摊附近十来个摊位的老板都过来向他敬酒。在一串串“感谢引流”“感谢带火”的感激声中，二老师舌头僵硬，一遍遍重复着“你们干了，我凭良心喝”。

晚上 11 点，二老师歪歪倒倒走到一号门，一脸正色地请教门卫：“师傅，请问二老师住几栋几楼？”

门卫早已熟悉他，但还是喘详了一阵，才一脸正色回复道：“你就是二老师嘛！”

“我知道我是二老师，关键是我住几栋几楼啊？”